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谢宁静. 明代辽藩内斗与辽王朱宪爝被废案[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2): 42-48.

明代辽藩内斗与辽王朱宪爝被废案

谢宁静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隆庆二年发生的辽王朱宪爝被废一案历来颇具争议。以往研究多从辽王信道或其与张居正之关系来讨论,却忽略了与案件有着直接利益关系的辽藩自身的因素。通过分析辽藩宗人对此案的态度及辽王与辽藩关系的变化可知,嘉靖时期辽藩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和以广元王为首的辽藩宗人在废辽一案中的推波助澜,共同构成了辽王被废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明代;宗室;辽藩;辽王;削藩

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1)02-0042-07

在等级森严的分封制下,亲王为一藩之首,他们的处境和动向直接影响到一藩的发展。辽藩首王为辽王朱植,朱植于洪武时封藩于辽东,在永乐二年(1404)移藩于湖广荊州府。其后辽藩又经历六位亲王的管束,至隆庆二年(1568),因辽王朱宪爝(1525~1584)罪废庶人,辽藩废除,此案对宗藩影响甚大。明前期,朱植得罪成祖朱棣,加上与在位统治者血缘日渐疏远,导致辽藩长期不受朝廷重视。削藩后宗藩的政治地位下降,经济上贫困不堪。但在末代辽王朱宪爝即位后,他积极经营,颇得皇帝信任,藩府权势发展至顶峰,不少宗支致富。朱宪爝被废后,辽藩的权势和影响力大不如前。天启年间,惠王朱常润(1594~1645)就藩荊州,他要求移走辽藩,因朝廷阻止才作罢,最终辽藩受惠王管束。^{[1](P3606~3607)}

废辽一案颇具争议。学界在讨论此案时,或强

调辽王崇道,遭隆庆君臣厌恶;或言朝廷废辽有减轻财政负担的考虑,亦有从张居正构陷辽府来解释此案者。^①然细究之,似皆可商榷:且不论辽王于隆庆初年已被迫夺真人金印和名号,及其信道本身而言亦不足为废辽之由;辽王禄米仅两千石,较之亲王万石之规实属微薄,废亲藩以收薄利实非朝廷所应措意;至于张居正构陷之说则于张氏生前未见确载,及其身没,群议汹汹,难成定论。^②上述说法,皆未注意到与此案有直接利益关联的辽藩。事实上,在辽王所犯的诸多罪行中,有不少侵害宗人之举,而在辽王复爵之议出现的万历朝,几乎未见辽藩宗人发声以支持辽庶人朱宪爝者。那么,辽藩宗人对辽王案究竟持何种态度?辽王朱宪爝与宗支的关系究竟如何?笔者试图从宗藩内部矛盾出发,重新探讨辽王被废一案,并借此反思明中叶以后普遍出现的亲王

收稿日期:2020-12-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代文官考察决策与运行机制研究”(18FZS004);长江大学楚文化研究院开放式基金项目“明代湖广进士群体研究”(CWH201716)

作者简介:谢宁静(1992-),女,湖北荊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史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① 如江柳青认为,辽王被废与其崇信道教和皇位易主有关,穆宗即位,尽逐官中道士,对朱宪爝奉道邀宠,早已心生厌烦,故而削号除印。参见江柳青《万历朝劳堪案始末考》,《明清论丛》2012年第12辑,第160~185页。王岗认为,辽王被废,其一是儒家士大夫对世宗奉道的仇视,其二是朝廷为解决财政负担而急于限制藩王。而辽王正是儒家精英对抗世宗宗教信仰的政治牺牲品。参见王岗《明代辽王的荊州崇道活动及其政治命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张居正构陷辽府之说流传甚广,兹不赘述。

② 有研究表明,在神宗的授意下,官员制造出了张居正“攘夺辽王府”之历史冤案。详见陈礼荣《张居正“攘夺辽王府案”初始成因》,《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权威衰退,宗室内部争权夺利、上下失序的问题。

一、废辽一案始末与辽藩态度

史料中废辽一案的始末主要为:嘉靖间辽王朱宪爚因奉道获宠,得皇帝赐真人封号及金印,有诸多不法之举。隆庆元年(1567),按察司副使施笃臣(1530~1574)分察荆州。按察司掌刑名按劾之事,负责监察地方行政和藩王动向。施笃臣在荆州搜集了辽王朱宪爚的罪状,并上报给湖广巡按御史陈省(1529~1612),陈省又转给礼科给事中张鹵(1523~1598)。^{[2](P4097)}同年十月,御史陈省劾奏辽王“僭侈乱伦,多杀无辜”诸多不法事,穆宗下旨追夺嘉靖中赐给辽王的真人名号及金印,罚没部分禄米,又令巡按御史继续查明上闻。^{[3](P352)}之后巡按御史郅光先(1533~1586)上疏条陈辽王十三大罪。隆庆二年(1568)七月,朝廷派刑部左侍郎洪朝选(1516~1582)、锦衣卫指挥佥事程尧相等共同赴荆调查辽王罪状。^{[3](P585)}同年十月,朝廷下旨将辽王朱宪爚削爵,废为庶人,发往凤阳高墙。^{[3](P692)}朱宪爚独子朱术玺,即下文中乐妇所生的川儿,被安置于武昌。^{[4](P14)}次年,朝廷查抄辽府,令辽藩广元王宪爚(约1554~1582)管理辽府事宜。

案件中,郅光先上疏条陈辽王十三大罪,洪朝选等人赴荆调查,发现罪名成立,最终朝廷将辽王治罪。郅氏之奏疏是给辽王定罪的关键。其内容据《实录》载:

以乐妇之子川儿,冒请封名以乱宗统,因而逼死承差等官,罪一。先帝哀诏至,越五日不举哀成服,更纵饮游猎,罪二。淫乱从姑及叔祖等妾,逼奸妇女,或生置棺中烧死,或手刃剔其臂肉,罪三。殴死仪宾、禁锢县君、勒索宗人、戕杀官校、收人之妻、攘人之产、掘人之塚、燔人之尸,不可数计,罪四。炮烙割剥等非刑,剜人目、炙人面、燬人耳,罪五。纵伶竖渎乱宫中,罪六。创立离宫、私造符玺,罪七。宠信私人,僭用侯、伯、金吾等官名,赐蟒衣玉带,罪八。凌辱府县等官,蔑视天子之命吏,罪九。诡请金印,刊刻妖书,与徽王通谋不轨,及奉诏追夺,匿不肯献,罪十。盖造美花等院,混藏恶少,罪十一。违例收买应禁器物,罪十二。假名游猎,阴演阵法,震惊远迩,罪十三。^{[3](P693~694)}

自永乐、宣德先后削藩以来,亲王的军政实权尽失,但长期拥有法律特权。据梁曼容研究,只要宗室罪行没有直接威胁到朝廷统治秩序,及严重破坏伦

常关系,宗室就可以在法律上享受特别议处的对待。至于亲王,则长期得到优待,直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朝廷颁布的《宗藩条例》对亲王的约束依旧较少且多非紧要事务。^{[5](P103~115)}在辽王的十三条罪行中,排在前列的罪一、三、四都和宗室有关,甚至有辽王残害宗人之事,因此辽藩宗人的态度尤其值得关注。

按照谈迁(1594~1658)的说法,朱宪爚剥削宗室以自肥,遭致宗人怨恨。适逢施笃臣来荆与辽王不合,宗人暗中揭发辽王罪行,且多为悖离事实的“蜚语”。“宪爚早慧,多失行……以国素贫,朘削诸宗人自肥,诸宗人怨刺骨,然自其藩国外无所及,民亦安之。会副使贵阳施笃臣分察荆州,与宪爚相失,阴求其罪,诸宗仪纷纷为蜚语白笃臣。”^{[2](P4097)}诸宗揭发之内容应有不少被施笃臣记录上报,而后又进入郅氏之奏疏。令人疑惑的是,若辽王果真罪行累累,诸宗应有不少证据,焉须“蜚语”?

辽王十三大罪的细节可见于郅光先《严究拨置奸徒警戒亲藩以杜后患疏》。疏中牵涉诸宗的内容颇有值得推敲之处。如罪一,辽王私收乐妇且花生子女之罪:

夫娼妇张大儿以乐工张绍先之女,而生长沙市美花街之内。一郡人民,谁不共知共见者,辽王收入该府,未及半年,即生川儿,则花生之纵迹为甚明矣……在官宗仪、官吏、师生、耆老千余人,众口一词。而广元等王各递原无保结手本,及将军中尉致仕等连名许举花生来历。^{[6](P134)}

按照明制,宗室私娶乐妇所生子女被称为花生、传生,花生、传生子女不得捏作嫡出、庶出,朦胧冒请名封。^{[7](P224)}辽王朱宪爚府中妻妾无所出,唯有私收入府的乐工之女生育有一子,名为川儿,川儿属花生,例不得封,但辽王为之请名为术玺,冒为亲王庶子。

宗室违禁私娶、花生子女违例请封的现象在明代非常普遍。如嘉靖十二年(1533),晋府靖安王表秩之母马氏,“故乐部女也”,表秩属花生,其父晋庄王在位为之请封,时未有“花生不封例”,表秩被封郡王。表秩二子在“花生不封例”后生,本不应受封,但经过表秩数次乞请,最后得允。^{[8](P3522)}即便到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朝廷明令“花生子女不拘已未请封,尽行革去爵禄”^{[9](P672)},也只是革除花生子女的爵禄,并未涉及对请封者(即亲王)的处罚。万历时,淮王“以青楼王爱儿冒额妾入宫,复以庶子常洪作螟

蛉媚之,从此表里为奸,潜谋夺嫡,而陈妃世子几于不免”^{[10](P10769~10770)},最终朝廷对准王的处罚也仅是罚俸四年。由此可知,对于亲王而言,私收乐妇且为花生子女请封之举,实非重罪,但此项却位居辽王十三大罪之首,可见弹劾辽王之人对此十分看重。

将私收乐妇且花生子女之罪置于罪首,目的无非是让川儿(术玺)被革爵,从而丧失王位继承权,对辽王本人的罪行判定影响不大,却对辽王和辽藩未来命运影响深远。如若术玺身份不被揭露,或者辽王他日另生子嗣可继王位,那么即便辽王被废,日后新封辽王不仅会为其父求赦,而且很可能报复检举其父之人。正因辽王府中暂无合法继承人,揭露术玺花生子身份便可断辽王后路。对辽藩而言,辽王被废,失去亲王权威庇护的辽藩未来发展必受影响。因此,以广元王为首的宗人出面检举的用意值得分析。

又如罪三条之部分内容为:“长垣王宠渤者,堂叔祖也,其薨不请祭号,而私自速葬,财物、妾从尽收入宫。枝江王致樨者,族叔也,其薨不行奏闻,且致死其子,父子尸棺见今暴露。”^{[6](P134)}郡王薨逝,朝廷须赐谥号并遣官致祭。弘治十五年(1502)规定:“郡王病故,则行本府亲王及承奉、长史等官覆实,善恶贤否,据实迹陈奏,然后赐谥,使名与实副。”^{[11](P516)}长垣王薨逝的细节尚且难知,但枝江王朱致樨薨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曾任荆州知府且与辽藩亲郡王交往甚密的徐学谟(1522~1593)为其亲撰墓表,他记述道:“(枝江王)薨之日,家贫无以为殓,诸宗长故贤王为敛棺,服费恤之,始克成礼。讣闻,上赐祭葬如制,谥曰某。其子宪燝将□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王于八岭山之原,从先兆也。”^{[12](P611)}至于故绝郡王产业,嘉靖四十四年议准,“凡郡王故绝,府第屯厂暂归亲王掌管,待有新封转给,或入官召佃,以充禄入之资”^{[9](P177)}。长垣王宠渤无子,死后产业被辽王代管合乎礼法,其妾媵被收入辽府亦非重罪。此外,二位郡王与辽王均信道,且关系亲密。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长垣王宠渤大寿,辽王身着道教法衣亲至长垣王府为其祝寿。同年,辽王与枝江王致樨、本地士绅、诸道士等雅集于太晖观。^{[13](P510)}种种情形与郅氏所陈相去甚远。

此外,其他牵涉侵害宗室的罪状,由于史料不全,难以一一核对。但目前看来,以广元王为首的辽藩宗人几乎与辽王公开反目,不仅制造“蜚语”诬告辽王,而且联名检举其花生子之罪,致使王位后继无人。那么废黜辽府对辽藩其他宗人有何种好处?结

合实录中罪四条辽王曾“殴死仪宾”“勒诈宗人”的记载可知,辽王与不少宗支的关系十分恶劣。那么辽王和辽藩的关系何以至此?下文将围绕这两个问题先后展开探析。

二、查抄辽府与获利的辽藩

隆庆三年(1569)二月,朝廷一面令广元王宪爌管理府事,并拨赐洲地和役从,“以革除辽王宪爌没官洲地一所赐之”^{[3](P759)},又留辽府中军校二十人与民校二十人,“听广元王公用”^{[3](P774)}。另一面处理辽府中的军校、杂役和易于清点的银粮。将军校革还原伍,裁革王府原编斗库、柴薪诸役。银、粮中留存部分用于支付辽藩宗室禄米和地方赈济开支,“留辽府没入银二万四千两,禄米二千石,官旗俸粮三千石,充各宗禄粮及赈济筑堤堵费”,余银五万两则“解京济边”^{[3](P781)}。

隆庆四年(1570),辽府的基地、店房、庄田洲地等也陆续得到安排:

湖广抚按官奏:辽庶人宪爌已发高墙,旧府长史承奉等官俱当裁革……一切基地屋宇俱卖价济边,金宝器物精者解京,余不堪进而非民间可用者,留抵宗仪禄钞。其店房、庄屋、田、洲地原系投献侵占者,给还小民。余者查数征税,以备各藩庙济,贍贫寡之需,抵江陵、公安、石首积荒无征之粮,及施州军饷,松滋修堤诸用。^{[3](P1282)}

个中细节被记入万历《湖广总志》,总的来看,辽府不动产大致去向有四。

其一,基地屋宇卖价济边,主要涉及辽王府基地、湘府基地、辽府官署。府中金宝器物精美者解送京师,剩余的留给地方官抵作辽藩禄钞。

其二,辽王府名下洲地田产的处置,主要去向是辽藩宗人。

首先,官府将其中由投献、侵占得来的田产还给旧主。这里面除了一小部分是由百姓出价赎回外,大多洲地流入辽藩各郡王府:“其松滋王府赎回杨林洲,价银□百两。蕲水王府赎回天鹅洲,价银一千一百两。”^{[14](P736)}这种赎回行为值得细品。“赎回”暗指这些洲地原本属于松滋、蕲水王府,只是被辽府所占。但既是取回被占夺之产业,为何又须缴价给官府?郡王在自行奏报辽府侵占自家田产时,很可能利用地方有司不明就里,甚或与其勾结,谎报或虚报被辽府侵占的田额。最后,郡王得到洲地,有司得到价银,双方两得其好。

其次,不少店房、洲地被拨给辽藩宗人。辽府各洲地课银五千三百多两,三仓等田租谷近五千石。朝廷从中拨出一千两“留备宗仪禄钞”,及租谷两千一百多石“留备各宗仪婚资”^{[14](P735)};辽王庶母分得“何家洲并接连薛家洲、新洲共纳课银二百六十六两”及三仓租谷两百石用于养赡^{[14](P735)};特别是广元王宪爚,广元王先因“奉敕管理府事”而得苍头、芦花二洲和广有田,但他仍不满足,又以庙祭公用的名义“乞要拨给废人宪爚所遗杨林洲等处洲地,沙市官店”^{[14](P735)},这类店房洲地坐落于沙市,利润丰厚。广元王的奏请虽未得允,但却获得朝廷另外拨给的殷家洲、金牛洲二处。^{[14](P736)}这些洲地虽然在名义上只是管业,但实际与庄田并无二致,而且“存留洲地房屋、人丁”,给广元王祭祀公用。

其三,剩余产业在征税后用于地方事务开支,如筑堤兼寓赈济、施州军饷等。

其四,尚有大量辽府隐产先后为辽藩管事者所据。隆庆时查抄辽府并不彻底,万历时由于广元王术垞(宪爚子)无嗣,朝廷令光泽王接管府事,相应产业也由光泽王府管理。天启时,惠王新封于荆州,为搜括惠王庄田,地方官初步就清查出来达两万顷的废辽淤田,且主要为光泽王府所占。^{[15](P200~201)}显然,废辽之后,仍有大量田产被隐瞒,且先后为广元、光泽王府所得。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辽府积累了不少财富,在被废后,大量财产被辽藩宗支所得。辽王案案发前后,宗支中不乏觊幸辽府财富之人。其实,除了隐瞒辽府田产的广元、光泽王府,辽藩中浑水摸鱼者亦有不少。嘉靖时山人宋登春为辽王座上客,知府徐学谟亦与之交好,徐曾为宋登春向辽藩宗人购置房屋,辽府被废后,“宗人乘辽王之隙,诬辽王夺而与生(宋登春),讼之官”^{[12](P577)}。

再来看万历时辽藩对复辽之事的不作为态度。万历时期,在朝廷清算张居正运动的影响下,废辽一案再次进入政治视野,有朝臣乘机议复辽爵。万历十一年(1583),云南道侍御史羊可力奏张居正隐占废辽田土,次年四月,朱宪爚母妃王氏奏称“张居正谋陷亲王,强占钦赐祖寝,霸夺产业,势侵金宝”^{[10](P2756)}。八月,神宗有复辽府之意,“传旨拟复辽爵及重论居正之罪”,大学士申时行等以“辽庶所犯自足倾国,两事原不相蒙”,神宗乃“罢复辽

议”^{[10](P2817)}。这一时期,张居正构陷辽王之说逐渐成型,政治气氛和社会舆论一度有利于庶人朱宪爚,案件出现转机。但此时辽府管事者和辽藩不少宗人已是辽王被废的既得利益者,并不愿朱宪爚复位。因此辽藩中公开支持辽王复位的仅有朱宪爚之母妃王氏。

三、辽藩前期困局和辽王朱宪爚的治理

有明一代,辽藩先后经历八位辽王,朱宪爚是继朱植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亲王,他的治理一度扭转了辽藩积贫积弱的困局,藩府权势再度达到顶峰。要弄清辽王朱宪爚和辽藩的关系变化,须先对辽藩早期历史和朱宪爚在位时的活动稍作回顾。

受明代宗藩政策影响,辽王和辽藩的政治地位有一个下滑的过程。明初朱元璋分封诸子,朱植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被封为辽王,次年就藩辽东广宁。此时诸王掌军政大权,朱植在边塞屡树军功。建文削藩,朱植被改封荆州,尚未成行,靖难兵起。永乐一朝,朱棣将驻扎在北部军事重镇的藩王内迁,且不断剥夺诸王军政之权。因未在靖难中响应朱棣,朱植为成祖所恶,“帝以植初贰于已,嫌之”。^{[16](P3587)}永乐二年(1404),朱植自请移藩荆州并得允准。随后,朱棣又以朱植有罪为由削其仪卫和护卫,“留军校厨役三百人,备使令”^{[16](P3587)}。宣德以后,朝廷推行严苛的藩禁政策,如禁止宗室出城、从事四民之业、与官府结交等。在此情况下,宗室被禁锢于城内,行为受限,这其中尤以亲王受到的防范最严。^①

除了政治地位下滑,辽王的经济待遇也不佳,辽藩生计问题日显。辽王朱植的禄米仅为一千石,远低于一般亲王一万石的规格。朱植之后,其子贵烺继辽王位,贵烺在英宗朝请求增加禄米,朝廷以“辽简王(朱植)得罪朝廷”^{[16](P3587)}为由,仅增一千石。明中叶以后,随着宗藩人口增长和国家财政供应不敷,宗室禄米受折钞和折银影响大大贬值,且拖欠已成常态。辽藩上下逐渐陷入生计困境。成化七年(1471),辽世子豪璉奏:“父辽王薨,禄应住支,而府中艰窘无措,乞赐是岁禄米以治丧。”^{[17](P1821)}正统间,郡王如松滋王、应山王,先后上奏用度艰难,乞赐禄米^{[18](P3080,3283)}。亲、郡王府尚且如此,更不必说其他宗支。

① 明代对宗藩的限制诸多,参见暴洪昌《明代藩禁简论》,《江汉论坛》1989年第4期。讨论宗藩政治地位下降的研究,可参见张显清《明代亲藩由盛到衰的历史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

辽藩人口膨胀,生计日绌,辽王管束宗室日渐力不从心,矛盾冲突增多,甚至引发内部仇杀。弘治五年(1492),松滋王府镇国将军恩鑑、恩錕等入荆州府仓库强支禄米,辽王恩鑑(1452~1495)力阻之。后仪宾袁镛诱恩鑑等“招引群小,夺军民商贾之利”,远安、长阳、松滋王府的各将军、中尉纷纷效仿,辽王上奏揭发,“恩鑑等衔之,欲谋杀辽王”^{[19](P1148)}。在朝廷将犯罪诸宗惩处后,辽藩内斗并未停息,“是日辽王阴使人杖而纽死者八十余人。不数日,辽王长子及副使王炫之子皆无疾而死。不二年,辽王亦以疽发背而薨”^{[19](P1148)}。同时宗室贫困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正德时荆州大水,辽府将军还因缺少俸粮而欺凌官府。^{[20](P40)}

此种局面在辽王朱宪爚时期发生了极大逆转。朱宪爚生于嘉靖四年(1525),因其父辽王致格“病患风挛”,朱宪爚年少就开始代行亲王事宜,并于嘉靖十八年(1539)受封为辽王。^{[8](P4772)}朱宪爚即位后实行了不少利于宗室发展的措施。

首先,朱宪爚奉道得宠,积极拉近与统治者的关系,辽府权势扩张。他带头修炼内丹,广泛结交道士,热衷于道教经典、符咒及其他法术,颇得嘉靖皇帝好感。嘉靖二十七年(1548)万寿节,辽王率辽藩、地方官员及百姓为嘉靖祝寿,在沙市江边建造万寿宝塔。此举令其大获圣心,同年十月,嘉靖赐辽王道号清微忠教真人,“给与金印及道藏经典”^{[8](P6205)}。此后,二人关系更为亲近,朱宪爚还举行斋醮为皇帝祝寿,并得到赏赐。其实,不仅辽王朱宪爚和前文提及的长垣、枝江王崇信道教,早自朱植始,辽藩上下受到道教影响者不在少数。^①凡此种种,使得辽王和辽藩颇得皇帝好感,也令藩府声望不断提升,与辽府交游者甚众。“于是四方之墨卿、赋客、博徒、酒人、黄冠、羽服、骥子、鱼文之流,无不鳞集其座上矣。”^{[21](P796)}

其次,受到皇权庇护的朱宪爚顺应形势,带领辽藩从商致富,开展地方事业,并推动了沙市市镇经济的发展。^②明中叶以后,藩禁渐开,加之商品经济的发展,宗室纷纷从商。辽王朱宪爚公然在沙市开店、收税、经营妓院。到嘉靖后期,辽邸最盛,“甲于诸藩”^{[21](P796)}。嘉靖三十六年(1557),辽王“猷

大木七根,银二千两”^{[8](P7671)},甚至“以岁歉辞禄一年”^{[8](P7683)}。在辽王的影响下,辽藩宗人也纷纷从商,有的在沙市置有店房,逐渐致富,如益阳王府建有“拱极楼”“绿花馆”^{[22](P438,440)}。在辽王的支持下,部分宗人不仅脱离困窘,有的还于地方建设上多有作为,如兴建白云桥、龙陂桥,重修承天寺等等。

在辽王朱宪爚的种种经营下,辽府颇受嘉靖皇帝庇护,藩府权势和财富急速增长,不少宗支致富,辽藩整体影响力不断上升。但必须指出的是,辽王的种种经营已酝酿出宗室分化和内斗的危机。

四、宗室分化与辽府危机

张居正(1525~1582)曾议家乡治理之难:“其一,宗室岁禄仰给有司。异时诸宗中有号为贫者,数十百人,日入公府,喧呼横索,欲尽应所求,则民力不给……其二,守库藏吏与诸王府中卒养厮隶深相结拿,因缘为奸。”^{[23](P99~100)}张居正发此议的时间约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前后,由此可见,在辽府形势大好的局面之下,辽藩内部分化仍十分严重。一方面,辽藩宗室贫困问题依然存在,仍有大量贫宗常入官府需索。另一方面,有的王府与地方有司勾结,以谋私利。

辽藩分化,首先是制度使然。分封制下等级森严,宗室一切用度由朝廷按爵级供给,且身份地位不同也造成宗室获取资源的能力有差别。其次,由于嘉靖时期辽王个人权势凸显,又带头经营产业,因此与辽王亲疏远近的关系也将深刻影响到辽藩宗人的利益。由于明中叶以后国家财政供应不敷,宗室禄米拖欠已成常态,在此情形下,后者对宗人生计的影响越来越大。事实上,朱宪爚继位后,为扩张个人权势,他党同伐异,加速了辽藩内部分化。

朱宪爚继位前,辽藩中声望最高的是其叔祖光泽王宠灏(1474~1546)。宠灏曾因建言得嘉靖褒奖,他在荆率领宗人修建庙宇,纠集官员和士绅修撰《荆州府志》。廖道南曾评价道:“诸王之贤不能悉知,惟光泽王贤名尤著。”^{[24](P389)}朱宪爚若要建立以他为核心的权势,势必要削弱光泽王的影响力。朱宪爚少时,“光泽荣端王宠灏理国事,睹爚恣睢不法,时时劝谏”^{[4](P43)},朱宪爚记恨于心,并告发光泽王之

① 王岗认为辽王是虔诚的道教徒,且皈依了清微派。参见王岗《明代辽王的荆州崇道活动及其政治命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② 具体内容可参见拙文:《从嘉靖时期万寿宝塔的捐建看辽藩与沙市市镇经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20年第25卷,第141~153页。

子淫乱。嘉靖二十五年(1546),光泽王宠瀼薨逝,其子致楨并没有父亲的声望,朱宪爌乘机扩张个人权势,并进一步打压光泽王府。他不仅在筹建万寿宝塔时将光泽王府排挤在外,还占夺钦赐给光泽王宠瀼的洲田。^①

光泽王府失势后,受嘉靖皇帝宠爱的辽王个人权势迅速扩张,与其关系不善的郡王府纷纷受到排挤,除去光泽王府,未能参与众建宝塔以贺帝寿的还有松滋、长阳、沅陵等诸府。松滋王府很显然饱受欺凌,上文中已提及辽府曾占夺松滋王府的杨林洲地,“贫难如松滋等王府嫡庶子女一百四十一位,竟便过期不得名封”^{[4](P44)}。不少爵位低下的宗人甚至遭致剥削,愈发贫困,“(辽王)或以入贺进香为由,而科收盘缠;或以修醮书符为由,而索受谢仪;或以送鲜散货为词,而倍取价值;或以违法抗旨为词,而逼令求恩,鬴尽锱铢,搜入骨髓,致使贫宗流茫失所,如同丐乞”^{[6](P134)}。与此同时,与辽府交好的宗室,如益阳王府则渐渐致富,建有华丽的“拱极楼”“绿花馆”^{[22](P438,440)}。有的宗支甚至党附辽王从事不法活动,残害同宗,如湘阴王长子“师辽王为高功,妄行邪术”,仪宾杨成名“滥娶乐妇”^{[6](P133)}。

除了宗室内部分化问题外,辽王的个人地位亦存在两大危机。第一个危机是辽王继承人问题。分封制尤重宗法血缘,宗室的子嗣问题既重要又敏感。^②辽王亦为此忧虑,他曾请张真人来荆作法,为己求嗣。^{[13](P555)}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辽王仅有乐妇所生的花生子川儿,此时他年已四十,要想再有生育希望不大。因此,他不得不先将川儿冒为王府庶子,以防他日王位无人继承。而辽王长期无合法子嗣,势必引起宗人对辽府权势和财富的觊觎之心,其中以广元王最值得怀疑。广元王宪爌不仅是揭露辽王花生子身份的重要证人,更是辽府被废的最大获利者。宪爌之父为老广元王致榘,致榘是前任辽王致格(宪爌之父)唯一亲弟,故而宪爌是辽王朱宪爌在血缘上最亲近的堂弟。作为辽王以下的宗室之首,他地位尊崇,证词十分重要,是此案的关键人物。

目前看来,广元王宪爌与案件的关联有三个方面。第一,广元王府与辽府有私怨,郃氏疏文中谈

到,“(辽王)甚至夺亲叔广元王致榘之妾月娥、翠儿,抬入宫中”^{[6](P135)}。第二,广元王有觊觎辽府财产之嫌。早年间因辽王致格多病,曾分拨部分庄田洲地给宪爌之父老广元王致榘管业^{[14](P735)},因而广元王对辽府产业比较熟悉。正因如此,宪爌在查抄辽府时,才趁机请求将辽府在沙市的富庶洲地留拨于己。在代管府事后,宪爌更易掌控废府产业并暗中获利。前文已述,查抄王府并不彻底,大量田产先后被广元王、光泽王隐占。第三,广元王有觊觎辽亲王权势之嫌。辽王若有罪被罚,又无子继位,按照伦序,广元王宪爌将获得代管辽藩府事之权,因此他极力推动揭露辽王花生子的罪行。

第二个危机是皇位易主的问题。削藩以后,藩王政治地位大大下降。作为洪武分封的辽藩,由于朱植得罪朝廷,加之在血缘上与在位天子渐行渐远,很难得到朝廷重视,权势日渐衰微。辽王朱宪爌之所以在嘉靖时期权势大张,原因在于因奉道得嘉靖之宠。在皇权庇护下,辽王公然违反藩禁出城经商,与官员结交。与此同时,附辽府之势作恶者增多,如湖广行都司荆州卫指挥佥事王朝彦“附势以肆恶”。辽府内使田用、张相等“诈军民而夺其财产”,典簿龚爵恃势占居有主房屋。^{[6](P132~133)}蒙受上宠,又正值宗室经商成风,辽府违制乃至犯罪之举皆得到宽宥和默许。但隆庆帝不喜道教,对辽王无好感。一旦皇位易主,辽王的不法行为会成为将其治罪的把柄。辽王案之所以始发于隆庆初年,原因正在于此。

辽王党同伐异的经营加速了宗室内部分化,造成不少宗支对辽府的不满乃至怨恨。而辽王长期无合法子嗣,极易引发宗支对辽府权势和财富的觊觎之心。一旦皇位易主,辽王失去皇权支持,其地位便岌岌可危。

五、削藩与失序的宗室

通过爬梳案件前后细节可知,辽藩中以广元王为首的宗支觊觎辽府的权势和财富,在案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在案发前检举辽王,甚至捏造罪状,案发后既从废黜辽府中大大获利,又在案件有转机时不支持辽王复位。辽王朱宪爌虽是扭转辽

① 《明神宗实录》卷50,“万历四年五月辛丑”条,第1148页,载“郭家洲拐提二处州田,原属光降王始祖钦赐业,为辽庶人占据,卒混入籍没册中”。

② 雷炳炎指出:“爵位的高下形成地位上的强烈反差,因此,为了爵位承袭,宗室间的争斗从未停止过。不仅如此,宗藩因为一己之利而尔虞我诈,彼此攻讦,甚至父子反目、同宗相残等类型的犯罪,在明代中期以后也属司空见惯。”参见雷炳炎《明代宗藩犯罪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28~137页。

藩命运、带领辽府权势走向顶峰的关键人物,但他在嘉靖时期的经营却加速了宗室内部分化,引发不少宗支怨恨,而藩府财富也遭致觊觎。皇位易主后,缺乏合法继承人的辽王成为了众矢之的。

明人张瀚(1510~1593)曾在《松窗梦语》中谈到宗藩在明中叶以后风俗大变的现象,他以靖江王府举例道:“自嘉靖中,本王因公科扰,致疏亲睦之情。诸宗遂恃族党之强,几亡上下之分,由是朝祭、画押等礼,一切不行,积习骄顽,无所顾忌,悖理方法,纷纷效尤。”^{[25](P157)}张瀚所言的乃是明中后期分封日久的宗藩中亲王权势衰退、上下失序的常态。不止靖江王府,楚府也在嘉靖间发生了楚世子英耀弑其父楚王朱显榕之事。^{[16](P3571)}就辽藩而言,辽藩宗人曾因贫困而犯罪,甚至有个别宗室与辽王相互厮杀。嘉靖时辽王朱宪爚虽极大改变了辽藩颓势,但终遭到宗人的严重背叛。凡此之类,不胜枚举。

辽王朱宪爚被废一案反映出明中叶以后宗室内部日益严重的管理危机,这种危机实质上根源于朝廷对亲王军政权力的剥夺。分封制下,宗藩等级森严,亲王为诸宗表率,负有约束群宗之责。但若亲王个人权威衰退,则难以约束宗支行为,致使上下失序。自削藩以后,一方面亲王已无军政实权,若于血缘上与当朝天子相对疏远,则其权势必然大减;另一方面,若宗藩人口膨胀,则亲王在面对矛盾日益繁难的宗室事务时必将愈发力不从心。辽王朱宪爚继位后,虽然通过拉近与皇帝的关系建立起了辽府权势,但只是获得了暂时的权威,然仍无法妥善解决辽藩积累已久的问题,如若不能固宠,则其所积累的财富反起宗人觊觎之心。而辽王党同伐异之举又加剧了内部斗争,最终酿成其被废黜的结局。

参考文献:

- [1]温体仁,等.明熹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
- [2]谈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3]张居正,等.明穆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1965.

- [4]焦竑.国朝献征录[A].明代传记丛刊(第109册)[C].台北:明文书局,1991.
- [5]梁曼容.明代宗室藩法律特权及其上下分野[J].古代文明,2019(2).
- [6]张卤.皇明嘉隆疏钞[A].续修四库全书(第789~790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7]朱勤美.王国典礼[A].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第59册)[C].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 [8]徐阶,等.明世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
- [9]申时行,等.万历会典[A].续修四库全书(第789~790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10]叶向高,等.明神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
- [11]王圻.续文献通考[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87册)[C].济南:齐鲁书社,1997.
- [12]徐学谟.徐氏海隅集[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4册)[C].济南:齐鲁书社,1997.
- [13]朱宪爚.种莲岁稿[A].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693册)[C].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 [14]徐学谟,等.湖广总志[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4册)[C].济南:齐鲁书社,1997.
- [15]毕自严.度支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6]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7]刘吉,等.明宪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
- [18]李贤,等.明英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
- [19]刘健,等.明孝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
- [20]薛刚,等.湖广图经志书[A].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C].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 [21]钱希言.辽邸记闻[A].中国野史集成续编:先秦—清末民初(第17册)[C].成都:巴蜀书社,2000.
- [22]孔自来.江陵志余[A].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省府县志辑(第30册)[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 [23]张居正.张太岳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24]廖道南.楚纪[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7册)[C].济南:齐鲁书社,1997.
- [25]张瀚.松窗梦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责任编辑 刘春丽 E-mail:157476703@qq.com